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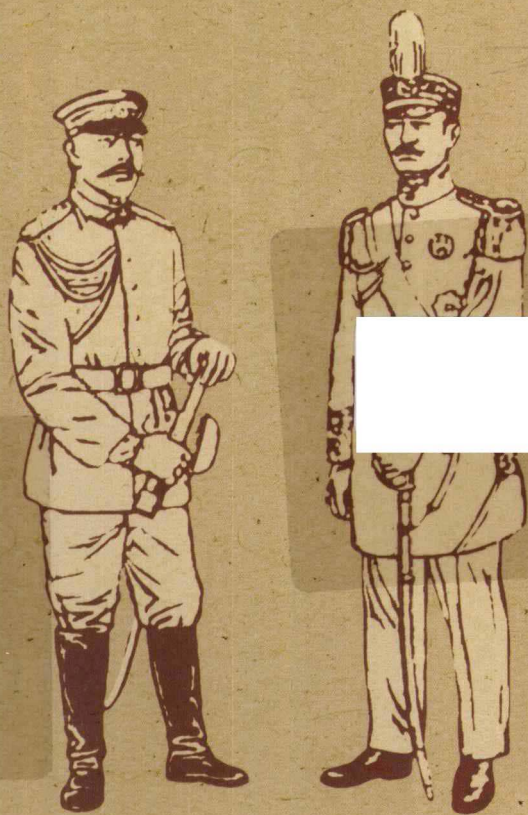
〔清〕蔡东藩◎著

民国通俗演义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足本·典藏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清〕蔡东藩◎著

民国通俗演义

(下)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1
第 二 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6
第 三 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	11
第 四 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	16
第 五 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21
第 六 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	26
第 七 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迓专使特辟正阳门	32
第 八 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36
第 九 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	41
第 十 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	47
第 十 一 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52
第 十 二 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嗾军人胁迫众议员	57
第 十 三 回	统中华厘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	62
第 十 四 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辩诬	67
第 十 五 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	72
第 十 六 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77
第 十 七 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	82
第 十 八 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筭	87
第 十 九 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	92
第 二 十 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	98
第 二 十 一 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 延律师辩论盈庭	103
第 二 十 二 回	案情毕现几达千言 宿将暴亡又弱一个	108

第二十三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违约法擅签合同	113
第二十四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请改制弄巧成拙	118
第二十五回	烟沉黑幕空具弹章 变起白狼构成巨祸	124
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骈诛湖北 讨袁军竖帜江西	128
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	133
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鑣	139
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	144
第三十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	149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	154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	159
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	164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遣员	169
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藉武力追索证书	174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辞职	179
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上将续姻	185
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阁下台	189
第三十九回	呈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徐东海	194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	201
第四十一回	谋世袭内府藏名 恋私财外交启衅	206
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 十九省拒约联名	211
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	216
第四十四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 倡改制立会筹安	222
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	228
第四十六回	情脉脉洪姨进甘言 语詹詹徐相陈苦口	234
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梁财神发起请愿团	239
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侣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	244
第四十九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	249
第五十回	逼故宫劝除帝号 传密电强胁輿情	254
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访名姝相见倾心	259
第五十二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假反目遣眷还乡	265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	272
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津门饯别夜赠骊歌	278
第五十五回	胁代表送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	284

第五十六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结宫眷入长女官	290
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	295
第五十八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	301
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	306
第六十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	311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316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322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327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鏖兵	332
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	336
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	342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消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	347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353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358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	363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	369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	374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380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386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柩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390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396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会再造共和	401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406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	411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	416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	422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	427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辫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433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	438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	443
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坊击退辫子军	448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	454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	459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	465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470
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475
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动兵械徐树铮逞谋	480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	485
第九十四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	490
第九十五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	495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	500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	505
第九十八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	510
第九十九回	应首选发表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	515
第一百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牖欢	520
第一〇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	525
第一〇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嗔	530
第一〇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勉强抗强权	535
第一〇四回	两代表沪淞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	540
第一〇五回	遭旁毆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	546
第一〇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毆辱留学生	551
第一〇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	557
第一〇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	563
第一〇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征祥通电	568
第一一〇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	574
第一一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	579
第一一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	584
第一一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	589
第一一四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594
第一一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摅词	599
第一一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	604
第一一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	609
第一一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	614
第一一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	619
第一二〇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	625
第一二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631

第一二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637
第一二三回	莫荣新养痍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644
第一二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649
第一二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655
第一二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662
第一二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667
第一二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673
第一二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679
第一三〇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685
第一三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689
第一三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694
第一三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699
第一三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704
第一三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710
第一三六回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716
第一三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埔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721
第一三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726
第一三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731
第一四〇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	737
第一四一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742
第一四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747
第一四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754
第一四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固被围	761
第一四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768
第一四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774
第一四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781
第一四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787
第一四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793
第一五〇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799
第一五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	806
第一五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812
第一五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818
第一五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824

第一五五回	识巧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834
第一五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841
第一五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847
第一五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855
第一五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861
第一六〇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870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辩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却说督军团递入呈文，待了两日，未见批答下来，料知黎总统不肯照允，遂向总理处告辞，陆续出京。行到天津，复在督军曹錕署内，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适徐州张勋，亦有密电到津，邀各军长等同赴徐州，各军长又复南下，与张辩帅晤谈竟夕，彼此订定密约，方才散归，静听中央消息。葫芦里卖什么药。才隔两天，即闻黎总统下令，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职，着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国务总理，陆军次长张士钰，代理陆军部务。一个霹雳，响彻中原，各军长正防这一着，准备与中央翻脸，方拟传电质问，忽由总统府发出通电，略云：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前因办事困难，历请辞职，叠经慰留，原冀宏济艰难，同支危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这道电文，颁发出来，各军长统皆愕然。看到电文的署名，除黎总统外，就是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大众更觉惊哗。未几即接到段祺瑞通电，略言：“卸职出京，暂寓天津，惟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概不负责”云云。看官阅此，应知他言中寓意，明明是教外省督军，质问中央，诘他违法。于是长江巡阅使张勋，首先拍电，谓：“此令由伍廷芳副署，不合法律。”此外各省军长，亦如张勋所言，陆续电话。张非段派，乃首驳黎氏，无非欲收渔人之利。就是国会议员，亦不得不提出质问。聊复尔尔。当经伍廷芳依据约法，兼引民国以来任免总理的先例，通电解释，并向议会答复。议会中原是虚与委蛇，不再究诘，惟各军长怎肯罢休，自然坚持到底，还

要龃龉，申请黎总统收回成命。黎总统如何肯从，但将各军长电文置诸高阁，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戒备非常。

正在内外争持的时候，突接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来电，报称：“擒获伪皇帝吴生彦，即日正法”等语。原来吴生彦为甘肃匪首，也艳羡皇帝二字的美称，因即纠众千余，骚扰甘蒙边境。诈称为清室后裔达儿六吉，自号统绪皇帝，把光绪宣统二年号，凑合成名，可发一噱。封党徒卢占魁为大元帅，兴兵恢复。幸由马福祥所部军队，闻风剿捕，斩获百人，贼众究系乌合，纷纷骇散。伪皇帝与伪大元帅，一筹莫展，只有乱窜一法，结果是无处奔避，被官军四面兜拿，擒至护军使辕门，讯明情实，赏给几个卫生丸，送他归阴，袁氏想做皇帝，尚难成事，何况吴生彦。但亦袁氏引带出来，故特叙及。黎总统接得捷电，自然放心，惟伍廷芳系由黎氏任命，作为临时总理，未经国会通过同意，自未得继续下去；再加各军长交相诘难，廷芳也觉不安，屡向黎总统处告辞。黎总统焦思苦虑，想出一个老成重望的人物，请令上台。欲知他姓甚名谁，就是新命财政总长李经羲。

经羲系清傅相李鸿章从子，年已老朽，不堪大用。黎独追溯从前，谓祺瑞父尝从故军门周盛传麾下，周本淮军将领，隶属李氏，李氏为北洋系军阀旧家，借他余威，或可弹压北洋军人，免他滋扰。婚媾尚且反噬，遑论旧谊？适值李经羲奉命至津，正好畀他重任，维持危局。当下转咨国会，拟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请求同意。国会议员与黎氏通同一气，自然不致两歧，不过手续上总须投票，方可表决。等到开阇检票，自得多数同意，复告政府。黎总统便即下令，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一面派员赴津，迎李入京，李经羲未肯遽允，复书辞谢，再经黎总统手书敦勉，经羲仍然模糊作答，不即启行。惹得黎总统望眼将穿，非常焦灼。

不意督军团的手段，煞是厉害，一声爆裂，首发淮上，安徽省长倪嗣冲，居然通电各省，宣告独立。略言：“群小怙权，扰乱政局，国会议员，乘机构煽，政府几乎一空。宪法又系议院专制，自本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云云。这电为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拍发，越日，即扣留津浦铁路火车，运兵赴津，颇有晋阳兴甲的气象。嗣是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毕桂芳、帮办军务许兰洲，直隶督军曹錕、省长李家宝，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绥远旅长王丕焕，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依次哗噪，与那倪嗣冲异口同声，倡言独立。那时苦口婆心的黎菩萨，真弄到魔障重重，没法摆布了。代理国务

总理伍廷芳等，又统是无拳无勇，不能求急，没奈何再使秘书劳神，撰了数千百言，电发出去，劝告督军团，并派员分往宣慰。

看官！你想这班督军团，手拥强兵，气焰极盛，岂是区区笔舌所得挽回？当下独立各省，均派干员至天津，设立省省长军务总务参谋处，即用雷震春为总参谋，将设临时政府，临时议会，风声日紧一日，黎总统寝食不安，孤危得很。适安徽督军张勋，递入呈文，历陈时局危险，劝黎总统勿再固执，危及国家，言下并有自出斡旋的意思，黎总统还道他是个好人，巴不得他出来调停，急来抱佛脚，哪知他是个牛魔王。再电问李经羲，经羲亦主张召勋，因决计下令道：

据安徽督军张勋来电，历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歎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此令。

张勋接到此令，喜如所望，即复电到京，克日启程。别有肺肠，明眼人能窥测。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蒿目时艰，料知前途必有大变，不如见机远祸，乃向院中陈请辞职。各议员表决许可，因即改选，加举吴景濂为议长。副议长陈国祥亦情愿去职，偏不得大众允许，只好仍然留任。此外如参众两院议员，有心趋避，联翩告辞，乐得离开烦恼场，回去享福。最惊人耳目的事情，乃是副总统冯国璋，亦电达参众两院，请辞中华民国副总统一职，并派员将原受证书，具文送缴两院，且通电中央及各省，声明时局险峻无术救济，不能靦颜尸位等情。黎总统越觉焦急，慌忙复电慰留，一面敦促安徽督军张勋，及国务总理李经羲入都，挽救危局。江西督军李纯，却是有些热诚，意欲出为调停，特由赣省入京，窥探两造意见，竭力周旋。偏黎总统的心目中，专望那辫子大帅，天津的各省总参谋处，又是倚势作威，不容进言，李督军徒讨了一回没趣，只好扫兴自归。那辫帅张勋，于六月七日起行，随身带着精兵五千，乘车就道，越宿即至天津，与李经羲晤商。彼此密谈多时，定了密计，遂先派兵入京，作为先声，又电陈调停条件，第一项宜解散国会，第二项是撤销京津警备。意欲何为？黎总统接电后，明知这两项事都不可行，但事在燃眉，不得不依他一条，把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的警备总副司令，先行撤销，然后再复电张勋，商榷解散国会一事，似乎有不便依议的情形，偏张勋坚执己见，谓：“国会若不解散断无调停余地，自己亦未便晋京，拟即回任去了。”黎总统接到此电，又大吃了一惊，可巧驻京美公使，复来了一角公文，由伍廷芳亲自赍入。黎总统急忙启阅，但见上面写着：

美国政府，闻中国内讧，极为忧虑，笃望即复归于和好，政治统一。

中国对德宣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国最为必要者，乃维持继续其政法之实验，沿已行进步之途，进求国家之发展。美国所以关心于中国政体及行政人物者，仅以中美友谊之关系，美国不得不助中国。但美国尤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与单独之政府。是以美国今表示极诚恳之希望，愿中国为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计，立息党争。并愿所有党派与一切人民，共谋统一政府之再建，共保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所应有之地位。但若内讧不息，而欲占其以应得之地位，则必不可能也。

黎总统览到此处，见下文只有寥寥数字，料不过是起结套话，因此不细瞧，便将来文置诸案上，顾语伍廷芳道：“这原是友邦的好意，但目前危状，几乎朝不保暮，公可别有良策否？”廷芳踌躇多时，竟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得当面敷衍道：“总统高见，究应如何办法？”黎总统答道：“张勋所要求的二大条件，京津警备已经撤销，只解散国会，事关重大，未便照行，偏他定要照办，如何是好？”廷芳道：“民国《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条件，此事如何行得？就是前日段总理免职，廷芳面奉钧命，勉强副署，那还有约法可援，已遭各军长反对，痛责廷芳，倘或解散国会，是要被全国唾骂了。”黎总统道：“这便怎么处？”廷芳道：“且再派一千员，赴津与张勋婉商，宁可改行别种条件罢。”黎总统点头无言。廷芳便即退出。当由黎总统派员往津，才阅一宵，便见该员返报。据言：“张勋意见，非解散国会，断不可了，现限定三日以内，必须颁发解散国会的命令。否则通电卸责，南下回任，恕不入谒了。”仿佛哀的美教书。黎总统听着，直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又召伍廷芳等熟商，廷芳托辞有疾，但呈入一篇辞职书，不愿进见。此外有几位国务员，应召进来，也无非面面相觑，支吾了事。

光阴易过，倏忽三天，张辫帅所说的限期，已经到了。黎总统再召集文武各员，咨商国是，大家亦不肯作主，惟推到总统一人身上。就中有一个步军统领江朝宗，甫卸警备副司令的职衔，想乘此出些风头，竟说解散国会，并非今日创行，尚记得老袁时代么？总统为保全大局起见，何妨毅然决计，暂撤国会，再作计较。黎总统拈须道：“伍代揆为了副署一事，不便承认，所以称疾辞职，现有何人肯来担负呢？”朝宗道：“为国为民，义所难辞，但教总统另简一人，使他副署，便好解决了”。黎总统委实没法，只好商诸各部总长，请他担任此责。各总长同声推辞，黎总统仍顾江朝宗道：“看来此事只好属君了。”朝宗道：“此事本非朝宗所宜负责，但事已至此，也不能不为总统分忧，朝宗也不遑后顾，就此一千罢。”毕竟武夫胆大。黎总统也明知不妙，惟除此以外，别无救急的良方，没奈何把头微点，待到大众退出，即命秘书代缮命令，逐条颁发。第一

道是准外交总长伍廷芳，免代理国务总理职；第二道是特任江朝宗暂行代理国务总理；第三道便是解散国会了。略云：

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惊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渴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加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这道解散国会的命令，当然由江朝宗副署了，朝宗虽已副署，也恐为此招尤，特通电自解道：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藉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发令以后，黎总统长吁短叹，总觉愤懑不安，意欲再明心迹，方可对己对人。小子有诗为证云：

文人笔舌武夫刀，扰扰中华气量豪。

一体如何左右袒，枉教元首费忧劳。

欲知黎总统如何自明，试看下回续叙。

段总理免职，首先反抗者为张勋，而后来宣告独立，乃让倪嗣冲、张作霖等出头，岂辨帅先勇

后怯耶？彼盖故落人后，可以出作调人，而自遂其生平之愿望。黎总统急不暇择，使引为臂助。一心召请，菩萨待人，全出厚道，安知伏魔大将军反为魔首也。至解散国会一事，伍廷芳不敢副署，因致辞职，独江朝宗毅然入请，愿为效劳，赳赳武夫，胆量固豪，其亦料将来之变幻否耶？而德不胜才之黎总统，则已不堪胁迫矣。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

却说黎总统解散国会，心中仍然愤懑，不得不表明心迹，因再嘱秘书草就一令，同日缮发。大略说是：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饘輿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政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元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活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首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以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必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省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这令下后，两院议员，无可奈何，相率整装出都。督军团已得如愿，不战屈人，便都电告中央，取消独立。惟黑龙江督军毕桂芳，为帮办军务许兰洲所迫，卸职自去。许兰洲亦不待中央命令，但说由毕桂芳移交，居然就职。力大为王，还管什么高下？政府也不暇过问，由他胡行。惟广东督军陈炯明、广西督军谭浩明，乃是国民党中的健将，素来扶持黎总统，不入督军团中，此次闻黎氏被迫，解散国会，已经愤不可遏，跃跃欲动，再经议员等出京抵沪，电致湘、粤、桂、滇、黔、川各省，谓：“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权，江朝宗为步军统领，非国务员，更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亦已自认违法，所有解散国会的命令，当然无效。”这电文传到两督军座前，便双方互约，暂归自主，俟恢复旧国会或重组新国会，依法解决时局，再行听命。两督联名传电，理由颇也充足。但两广僻处岭南，距京最远，就使他加倍激烈，亦未足慑服督军团，所以督军团全然不睬，反暗笑他螳斧当车，不自量力。

还有这位张辫帅趾高气扬，竟与李经羲偕行入京，来演一出特别好戏。黎总统派员至车站前，恭迎二人入都，就是都中人士，拭目待着，也总道是两大人物，定有旋天转地的手段，可以易危为安。俟至汽笛呜呜，烟尘滚滚，京津火车，辘辘前来，车上悬着花圈，一望便知是伟人座处，不由的瞻仰起来。寻常时候，火车到站，非常忙乱，此时却格外镇静，车站两旁，统有兵队森列，严肃无声，但见辫子大帅，与李老头儿，联翩下车，即由总统府特派员，上前鞠躬，表明总统诚意。张辫帅满面春风，对他一笑，便改乘马车，由随来的一营兵士，拥护出站，偕李经羲同进都门去了。渲染声势，反跌下文。

看官记着！张、李入都的日子，乃是六月十四日，过了数天，尚未有甚么举动，惟见都城内外，遍贴定武将军的告示，大略说是：“此行入都，当力筹治安。”余亦没有意外奇语。有几个聪明伶俐的士人，看到定武将军四字，已不禁生疑，暗想定武将军，虽是张辫帅的勋衔，但他究任安徽督军，如何出示都门，敢来越俎？就中必有隐情，不可测度。仔细探听总统府中，但闻张、李二人，与总统晤谈数次，亦无非是福国利民的口头禅，没甚表异。大家无从揣摩，只得丢过一边。到了二十一日，天津总参谋处，由雷震春宣告撤销，倒也是一番佳象。二十四日，国务总理李经羲就职，奉令兼财政总长，亦未尝提出辞呈，不过他通电各省，自称任事期限，只三阅月，过此便要辞职，这是他格外鸣谦，无关重轻。二十五日，复由黎总统下令，任命李经羲兼盐务督办。二十六日，内务部因改选国会，特设办理选举事务局，局长派出杨熊祥。二十九日，准免司法总长张耀曾，及农商总长谷钟秀二人，改任江庸署司法总长，李盛铎署农商总长。这条命令，却是有些蹊跷。张、谷皆国民党，忽然免职，另任他人，想总是剥夺国民党的面

子,铲除黎总统的心腹,此外当无甚关系了。逐层反跌。

谁料事起非常,变生不测,六月三十日的夜间,竟演就一场复辟的幻戏出来。确是奇闻。复辟二字,本是张辫帅念念不忘的条件,从前徐州会议,第一条即为尊重优待清室的公约,暗中已寓有复辟的意思;至第二次徐州会议,表面上仍筹议治安,其实是为了复辟计划,重复讨论。倪嗣冲素不赞成共和,冯国璋模棱两可,余皆奉张辫帅为盟主,莫敢异言。张辫帅部下,统皆垂辫,原是借辫发为标帜,待时复辟。此次黎、段齟齬,正是绝好机会,所以连番号召,要结同盟。看得透,写得出。直隶督军曹锟,本列入督军团内,闻着此议,忙去请教前清元老徐世昌。徐世昌摇首道:“这事断不可行,少轩自谓忠清,我恐他反要害清了。”是极。锟领教后,方知张勋所议不合,少轩就是张勋表字。惟张勋曾有各守秘密的条约。故锟与徐说明,各不声张,坐观成败。

及勋既北上,阳作调人,暗中实为复辟起见。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所以张勋到津,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就有反对复辟的通电,迭称复辟论调,具有五大危险:一关财政,二关外交,三关军政,四关民生,五关清室,说得淋漓痛切,毫无剩词。副总统冯国璋,阅熊电文,亦幡然觉悟,发一通电,与熊共表同情。实未免首鼠两端。黎总统览到熊、冯两电,很觉惊心,因此解散国会时,自明心迹,也曾将复辟二字提及,预先示惩。补前文所未详。就是张辫帅的好友,亦密电劝阻,略言:“时机未熟,民情未孚,兵力未集,不宜轻举妄动。”张颇有所悟,复电谓:“俟大局粗定,内阁组成,便当南返徐州,所有复辟一说,自当取消,无庸再议。”于是远近安心,不复担忧了。

偏偏张勋参谋长万绳栻,热心富贵,希旨迎合,日夕在辫帅旁微词挑拨,怂恿复辟,又去敦促文圣人到京,作一帮手。文圣人姓甚名谁?就是前清工部主事康有为。有为尝到徐州谒见张勋,勋与他谈论时政,语多投机。彼此都是保皇派,自然契合。康尚文,张尚武,两人各诩诩自夸,故时论号为文武两圣人。至此康有为接奉密召,星夜到京,预拟诏书数纸,持入见张,张勋正往江西会馆中夜宴,时尚未归,当由万绳接着,与有为密议多时,差不多是二更天气了。绳急欲求逞,派人赴江西会馆,探望张勋,好容易才得使人还报,谓:“大帅在会馆中听戏,所以迟归。现在戏将演毕,想就可返驾了。”绳与有为又眼巴巴的伫候,约过了一二小时,方见辫子大帅,大踏步的进来,有为亟上前请过晚安,由张勋欢颜道谢,引他就座。彼此寒暄数语,绳已将左右使开,向有为传示眼色,令他进言。有为即将草拟诏书,从囊中取出一大包,持呈张勋。勋问为何因?有有道:“请大帅约略展阅,便见分晓。”勋启视一页,便拈须道:“这……这事恐不便速行。”有为尚未及答,绳便在旁接入道:“大

帅志在复辟，已非一日，现在大权在手，一呼百诺，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失此不图，尚待何时？”张勋尚有三分酒意，听了此言，不由得鼓动余兴，奋袂起座道：“有理有理，我便干一遭罢。”曲肖莽夫形容。当下唤入心腹侍从，分头往邀几个著名大员，商量起事。

少顷，便有数人到来，一是陆军总长王士珍，一是步军统领江朝宗，一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一是第二十师师长陈光远，陆续进见，启问情由。张勋便提出复辟两大字，请他数大员帮忙。王士珍老成持重，颇有难色。江朝宗乃是急性人，当即赞成。士珍嗫嚅道：“这……这事还应慢慢妥商。”回应张勋前语，笔法人神。张勋瞋目道：“要做就做，何必多商。事若不成，由我老张负责，不致累及诸公，否则休怪我不情哩！”士珍见他色厉词狂，不敢再言。张勋复顾吴炳湘道：“今夜便当开城，招纳我部下将士，明晨就好复辟了。”炳湘也未敢反对。张勋遂派人据住电报局，不许他人拍电，并放定武军入城。一面召入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顾瑗等，审查康有为所拟诏书，有无误点，大家检阅一番，心下各忐忑不定。有几个素主复辟，稍稍注视，但闻是康圣人手笔，当然不能笔削，乐得做个好好先生。

转眼间已是鸡声报晓，天将黎明了，张勋已命厨役办好酒肴，即令搬出，劝大家饱餐一顿。未几，即有侍从入报，定武军统已报到，听候明令。张勋跃起道：“我等就同往清宫，去请宣统帝复辟便了。”说着，左右已取过朝衣朝冠，共有数十套。亏他当夜筹备。张勋先自穿戴，并令大众照服，不能如大帅有辫，总觉不像。出门登车，招呼部兵，一齐同行。到了清宫门首，门尚未启，由定武军叩门径入。张勋也即下车，招呼王士珍等，徒步偕进。清宫中的人员，不知何因，统吓得一身冷汗，分头乱跑，里面去报知瑾、瑜两太妃，外面去报知清太保世续。两太妃与世续诸人，并皆惊起，出问缘由。张勋朗声道：“今日复辟，请少主即刻登殿。”世续战声道：“这是何人主张？”张勋狞笑道：“由我老张作主，公怕甚么！”世续道：“复辟原是好事，惟中外人情，曾否愿意？”张勋道：“愿意不愿意，请君不必多问，但请少主登殿，便没事了。”世续尚不肯依，只眼睁睁的望着两太妃，两太妃徐语张勋道：“事须斟酌，三思后行。”张勋不禁恼道：“老臣受先帝厚恩，不敢忘报，所以乘机复辟，再造清室，难道两太妃反不愿重兴吗？”瑜太妃呜咽道：“将军幸勿错怪！万一不成，反恐害我全族了。”张勋道：“有老臣在，尽请勿忧！”两太妃仍然迟疑，且至泪下。世续亦踌躇不答。俄而定武军哗噪起来，统请宣统帝登殿。张勋亦忍耐不住，厉声问世续道：“究竟愿复辟否？”胁主退位，我所习闻，胁主复辟，却是罕见，这未始非张辫帅之孤忠。世续恐不从张勋，反有意外情事，乃与两太妃熟商，只好请宣统帝出来。